

中國人民大學

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

北京一九五二年

# 馬列主義基礎參考資料

(第三輯)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

---

---

# 馬列主義基礎參考資料

第三輯

北京 一九五二年

## 馬列主義基礎參考資料(第三輯)

編輯者：中國人民大學  
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廠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500 + 39 + 1000

## 目 錄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一
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底典型	一
——論斯大林的『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一三
斯大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一一
論列寧的『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四三
論布爾什維克戰略與策略的天才著作	六三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三十年	三十
列寧主義的戰略與策略是所有兄弟共產黨的戰鬥武器	七九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三十週年	一
論列寧的『偉大的創舉』	一

- 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 ..... 一三七  
論斯大林的『大轉變的一年』 ..... 一六一  
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傑作 ..... 一七一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論聯共黨內的右傾』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 一八三

##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蘇·A·鮑格達薩羅夫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極端重視民族及殖民地問題，這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總問題的構成部分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及中歐國家的當代事件以後，提出了有關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共產黨綱領的基本原則。列寧和斯大林綜合了他們時代在新歷史條件下，那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殖民地及附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而同時發掘到民族問題的核心，並用完全與馬克思主義相符合的原則來分析它，直至一切細節。

大家都知道，沙俄是一個各民族的牢獄，有着它的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爲民族壓迫的犧牲者。被沙皇主義奴役的各民族，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的後備軍。因此，爲用革命來改造俄

國而奮鬥的布爾什維克黨，對於民族問題特殊注意，那是一個十分自然的事。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和斯大林黨關於民族問題，業已產生了一個根據科學而精密制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綱領。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以及列寧的著作論民族自決權和民族問題評註，對於這種綱領精密制定，有着極大的貢獻。

在革命前的那些日子，布爾什維克黨面對着團結各民族勞動階級及俄國各民族的任務，把他們成為一個聯合陣線，來為反對沙皇主義，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而奮鬥；為揭露資產階級及其他民族主義者的假面具而奮鬥；為提高民族問題的內容，達到一個適當的科學水平而奮鬥；為養成大眾及主要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奮鬥。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中，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問世。它是在維也納寫成的，一九一三年春天第一次發表於布爾什維克教育雜誌上（第三期至第五期）。斯大林的這本書是馬克思主義者綱領的一個宣告。「它是布爾什維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宣言。在這部著作中，用鮮明雄勁的筆墨對比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方法、兩種綱領、兩種世界觀：一種是第二國際的，另一種是列寧主義的。」（見斯大林傳略，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四

## 二

斯大林用了精湛的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視民族是一個歷史形成的範疇，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產物。一個民族是一個歷史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但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共同體，不是部落的共同體，也不是反動派和法西斯派所宣傳的，是一個隔離的生物學的有機體。納粹黨所杜撰的種族理論，和科學毫不符合而和歷史發展的整個途徑相抵觸的。各民族是由各種不同的部落組成的，並且經過好多世紀的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及其他勢力的影響的。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歷史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都能够稱之為一個民族。民族必須有人們語言的共同體，這是拿來作為公共的和經濟的聯系的一種手段。其他兩種組成民族的必要條件，是地域的共同體和經濟生活的共同體。最後，結合在一個民族中的人們的精神形態的特徵，心理狀態，也是十分有關重要的。

斯大林說：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

『……把上述種種特徵中任何一種特徵單獨拿出來，都不能作出一個民族的定義。』

況且：只要這些特徵中缺少一種特徵，那民族就不成其爲一個民族了。」（馬克思主義

與民族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中文版，第一二二頁）

在提出了民族的唯一正確的科學定義的同時，斯大林又揭露了第二國際裏面奧國學派可鄙的理論家如鮑威爾和石普林格爾的反馬克思主義和有害的觀點，這些人根據他們的唯心論觀點來下民族的定義。舉例來說，他們選擇了民族的某一特徵，走入了神秘主義的歧途，認爲「命運的共同體」，或「相對性格的共同體」，是有決定性的特徵。

民族運動發生，正像各民族一樣，和資本主義推翻封建主義，有着密切的關係。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是需要資產階級在商品生產的完全勝利，對國內市場的征服和把它擴張，需要鞏固地域，成爲民族國家，有着說着共同言語的人口。

斯大林檢討民族問題，涉及到三個歷史的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封建主義崩潰和資本主義勝利時代。在西歐方面，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意大利和德意志人，在資本主義的進展中，形成了民族。年青的資產階級，在民族觀念的旗幟下，以自由、議會制度和成立民族國家爲號召長大起來。西歐民族的形成，同時表示着他們變成了獨立的民族國家。

在東歐方面，民族及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同時出現。中央集權，多民族的國家，早在封建主義廢除和民族形成前組成。「奧匈帝國和俄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在俄國負起了各民族統一者使命的是大威羅斯人，因爲他們有歷史上形成的實力强大而組織嚴密的貴族軍事官僚來領

導他們。」（同上書，第一九頁）

東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避免地同時引起了民族壓迫，及被壓迫民族的覺醒，以及他們的經濟鞏固和他們自己願望組成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他們遭遇到統治民族和統治階層的抵抗。就在這情形下，民族運動發生於俄國及奧匈帝國。

在最初的時候，鬥爭開始及展開於統治國家的統治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日漸增多的資產階級間，被壓迫民族的年青的資產階級鬥爭的目標，是在保全它『本民族的市場』。

『民族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的。』（同上書，第二二頁）

民族運動發展第二個時代，是帝國主義時代，那就是帝國主義崩潰的前夜。民族壓迫愈趨愈烈，一小撮的先進國家剝削數百萬人口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這樣，原先只是有關一個國家內部生活的狹隘的問題，那就是民族問題，逐漸成為一個有關殖民地及附屬國家被壓迫人民從帝國主義解放出來的廣泛的國際問題。

第三個時代是廢除資本主義的時代，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代，蘇聯的偉大十月革命在人類發展史上揭開了新頁。和資本主義同時廢除的，是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廢除。

『一方面，私有財產和資本，不可避免的分裂人民，煽起民族的仇恨，和加劇民族的壓迫，另一方面，集體財產和勞動，也必然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密切團結，減少民族的仇恨，及取消民族的壓迫。資本主義的存在而沒有民族的壓迫，是正和社會主義存在而

不解放被壓迫民族，而沒有民族的自由一樣，是不可思議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第七九頁）

### 三

關於民族問題，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重要要求，是民族的自決權。這個要求是包括於一九三〇年社會民主工黨第二屆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中。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中，民族自決權的口號有進一步的發展和精密地充實起來。布爾什維克要求民族自決權的基礎觀點，就是俄國的這個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堅決反對任何民族人民的壓迫，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和主權，這裏面包括政治的分立權和組成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

不過原則上承認民族自決權和實施上對於分立予以權宜的問題是兩件不同的事。斯大林指導我們，把民族自由分立權問題，和在某一特定時機一個民族必須分立的問題混亂起來，那是不允许的，後一問題，必須根據情勢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由無產階級政黨就某一個特殊事件，單獨的來加以解決。

同時，在承認民族自決權以後，布爾什維克黨強調作為該黨政治活動的基礎的，是把無產階級和各民族的勞苦大眾密切團結起來，產生一聯合的國際馬克思主義派政黨，以便各民族工

人，作聯合的革命鬥爭，來負起反對沙皇主義和資本主義，而爭取到社會主義的任務。在布爾什維克黨提倡民族自決權的理想的時候，它並沒有分裂的觀點，而只有蘇聯各民族的工人和勞苦大眾統一起來，共同奮鬥，反對沙皇主義，建立國內真正民主道路的觀點。

列寧在他的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豪心一文中寫道：

……我們——大俄羅斯的工人，充滿着民族自豪的感覺，無論如何想要一個自由的和獨立的、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驕傲的大俄羅斯，它對鄰國的關係是建築在人類平等的原則上，而不是建築在大民族墮落的農奴主特權的原則上。（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豪心，見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社版，第八五頁）

列寧與斯大林指出，取消了民族壓迫和不平等，剷除了住居於沙俄境內的各民族人民間的猜忌，把各民族人民永久結合於一個友好的多民族的大家族內，只有在沙皇主義和資本主義被推翻，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下，始有可能。布爾什維克黨人，號召俄國勞苦大眾起來在聯合陣線下，不問他們是屬於那一個個別的民族，為反對沙皇主義和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和剝削而鬥爭。

布爾什維克的民族問題的意見，提出於斯大林這一書中的，有如下述：承認各民族的政治自決權；留在某一指定國家內的民族，予以區域自治權；制定特別立法，保障少數民族的自由發展；為某一指定國家內的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成立單一不可分的無產階級團體，那就是單一的

政黨。

斯大林在他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中，對於民族問題，把布爾什維克的綱領加以精密地發揮和澈頭澈尾地加以大大充實以後，又無情底批評第二國際無恥的理論家如石普林格爾及鮑威爾及其他人的機會主義者的意見，這些人提倡民族文化自治的綱領。石普林格爾及鮑威爾的民族主義者的說教，曾滲入了俄國，而爲『崩得』、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及其他這樣反馬克思主義者傾向的人所採用。

列寧和斯大林在揭露民族文化自治的本質以後寫道：『這是民族主義的最精巧的形式，這引起了無產階級根據民族性的分裂，注定了勞動階級受它自己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命運，因爲資產階級在物質上支配着社會一天，它也在文化和藝術的範圍內支配着一天。』在他的著作中，斯大林指出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需要它的各種力量的團結，而不是根據『民族代表會』來分裂。

#### 四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蘇聯國內民族問題解決的主要基礎。十月革命在推翻地主、資本家的權力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廢除了民族壓迫，宣佈了各民族平等友

愛的偉大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原則。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道：『十月革命業已把民族壓迫的鎖鏈奪斷……唯有這才能把俄羅斯的各民族的解放的主張澈底實現。』

列寧和斯大林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所公佈的有歷史重要性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這些政策是：予各民族的自由發展；廢除民族壓迫；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權，其中包括分立、成立獨立國家權。

偉大斯大林在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時候，對推進年青的蘇維埃各共和國的成長上，負起了重大的任務。沒有一個蘇維埃共和國裏面，斯大林不在它的組織上負起積極和主要的任務。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各年青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和政治的聯盟，在內戰期內的反對國內的反革命和武裝干涉的共同奮鬥中，團結起來。

在和平建設幾年中，當恢復國民經濟和在各蘇維埃共和國間建立密切的經濟合作的任務，必須成功地實行時，各蘇維埃共和國自願地在平等友好的基礎上聯合起來，成立了蘇維埃聯盟。只有用聯合他們的一切力量，成為一個單一蘇維埃國家，國內的各蘇維埃共和國才能達成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把外國的武裝進攻趕出去，保衛它的收穫。

蘇聯境內以前被壓迫的各民族，獲得了兄弟一般不自私的大俄羅斯民族的援助，這一民族是蘇聯內各民族當中最顯著的一個民族，始能成立他們自己的國家制度，發展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和大規模機械化的集體耕種和他們自己的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各種文化。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中，蘇聯各民族人民的友誼變爲強固和持久起來。它更在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火燄中，受到試煉。蘇聯各族人民，一致以生命來保衛他們的祖國，他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收穫。

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民族政策的勝利，是具有鉅大的國際意義的。遠在蘇維埃聯盟成立的前夜，斯大林會講過這樣的話：

『在資本主義的陣營內我們有着帝國主義戰爭、民族仇恨、壓迫、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和沙文主義。在蘇維埃陣營內，社會主義陣營內，在相反方面，我們有着互相信賴、民族平等及和平相處和各民族的友好合作。』（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第一三三頁）

根據自願結合原則及不能破壞的友誼而組成和勝利發展的蘇維埃許多民族的國家的經驗，對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指出了他們的解放的一條道路。那就是爲什麼英美帝國主義者及他們的來自右翼社會主義者陣營爲金錢所收買的理論家，拚着他們所有力量，用盡各種方法，誹謗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和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廣大的羣衆間，譸譖它的信譽的原因。英美帝國主義者現正力圖用宣傳世界主義，用世界政府的謊騙手段，來掩飾他們漫無止境的擴張，實現建立美國獨佔資本家獨霸世界的瘋狂計劃。他們力圖指點各民族爭取他們主權的正義的奮鬥，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民族主義。

日丹諾夫曾經說過：「在目前情況下，帝國主義國家如英美及和他們密切結合的各國，成爲民族獨立及各民族自決的危險的敵人，而在他方面，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却是各民族平等與自決避免受侵害的可靠的防波堤。」

在它全部的光榮歷史上，布爾什維克黨在過去以及現在，仍在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任何表現，作不妥協的鬥爭，並且依然在揭發帝國主義者的種族論者的夢囈。蘇聯人民一直是信奉國際主義的精神，信奉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的精神。通過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勝利的建設，蘇聯人民使全世界勞動階級的勝利更爲接近，鼓勵殖民地及附屬國被壓迫人民起來鬥爭，反抗帝國主義。不過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毫無共同之點，世界主義否認民族問題之重要，抹煞各不同民族的特徵和光榮的傳統。斯大林會說過：『民族的虛無主義，祇有害於社會主義的利益，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

## 五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在揭露第二國際對民族問題的機會主義的見解和武斷上，在擊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上，在充實及在蘇聯國內實施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民族政策上，曾負起了重大的任務。這一部經典的著作，是布爾什維克關於民族

問題綱領的一個重要宣言。它在意識形態上武裝了蘇聯人民、國外的各國共產黨、以及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無數羣衆，來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奴役及對殖民地掠奪而使共產主義達到完全勝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